



弘扬传统 关怀当下

弘扬传统为何要从“家”开始

□李路

传统文化回归的潮流不可阻挡。但水流总是先流向阻力最小的地方。从目前看,这个地方就是家。

文化与政治的联姻,文化与经济的融合,当下还常存在一些争议。但一触及亲情与家庭,传统文化仿佛能叩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。其实,家,恰恰是东方文化真正的后院和港湾。

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,千百年来历经沧桑,其政治待遇和经济地位,无论是枝繁叶茂还是花果飘零,其扎在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领域的“根”从未断绝,直到今天也未被完全取代。例如在时下流行的婚恋节目中,年轻人择偶的标准有很多,但交集最多的还是“孝顺父母”、“顾家”等等。

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屡被提起的韩剧问题。现在理性的声音已经出来了,韩国电视剧风行中国,不

能简单地认为中国观众“水平低”,甚至有“阴谋论”的判断,还是要理性分析其中的原因,那就是:韩剧中蕴涵的浓浓的东方式的温情和家庭伦理吸引了大家。人们向往而又在现实中找不到的东西,自然愿意在电视剧中去感受。

今年春节以来媒体所谓的“家风调查”,其实是对国人精神面貌的一次真正展示和释放。每个家庭的“家风”是最真实的规则,是最温情的教材,是最接地气的信仰。

儒家文化是讲“顺序之爱”的,亲亲、尊贤、仁民、爱物,由近而及远。这种爱,尽管也被批评过,但千百年来实践证明,它更符合人性,所以也就更真实、更持久。试想,一个没赡养好自己亲生父母的人,却先去关爱流浪狗,这样的“爱”能有多少说服力?

当然,正如一代大儒梁漱溟先

生所说,近代以来中国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,例如大家庭逐渐消失,家庭结构变了;妇女大量出来工作,家庭分工变了。那么,那些所谓“在农耕时代管用的文化”在当代还管不管用?我们看看日本、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就很清楚了:传统文化可以和现代社会很好地融合,并且能相互促进。

儒家讲“修齐治平”。“治国平天下”是需要机遇的,但修身、齐家(现代小家庭)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,其实这正是儒家实践体系的基础和根本。当然需要我们很好地转化与创新。

如果说浮躁、迷茫是一种“时代病”的话,那么让心灵回归家庭、回归东方式的伦理与温情,就是治疗它的一剂良药。弘扬传统,关怀当下,不妨从“家”开始。

(本文作者为《儒风大家》主编)

青末了

思想光华

文字魅力

齐鲁晚报

B05-B07

星期一
2014.5.12

【经典新读】

家之脉

□陈忠实

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,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,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:“你明日早起去上学。”我拔掉竹筒笔帽儿,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。父亲又说:“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。”

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,是我们家的庆典日。在我看来,孩子走进学校第一步,认识的第一个字,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,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。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,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。

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,乱扔着一堆书。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果子大的字问父亲:“是你读过的书吗?”父亲说是他读过的,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:“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。”我大为惊讶,原以为是石印的,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?父亲说:“你爷爷是先生,当先生先得写好字,字是人的门脸。”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,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。

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,然而父亲会写字。大年三十的后晌,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,父亲磨墨,裁纸,为乡亲写好新春对联,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。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,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。

多年以后,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,在准备和写作《白鹿原》的六年时间里,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,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。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,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。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,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。

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,学历比我高了,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(他们都没有任何文凭,我只是高中毕业)。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,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。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。

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,足足下了一尺厚。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,怎么回家去背馍呢?五十余里路程步行,我十三岁。最后一节课上完,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,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,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,笑吟吟地说:“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,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,你走不动,雪太厚了……”

二女儿因为误读俄语,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。每到周日下午,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,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,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,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,我再原路返回蒋村——正在写作《白鹿原》的祖屋。我没有劳累的感觉,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,比我父亲冒雪步行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。

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,别太着急了,孩子三岁还不到,你教他认什么字嘛!他现在就应该吃饭、玩耍甚至捣蛋,才符合天性。女儿和女婿说现在人对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,及至胎儿。我便把我赌上去:“你爸爸八岁才上学识字,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,写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!”

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,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,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,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。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,他卖粮卖树卖柴,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,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。

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,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。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,父亲是最艰难的。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,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,而且心强气盛地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。他的耐劳、他的勤俭、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,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,却绝非书香门第之类。

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。

□推荐语

虽不是书香门第,但作家陈忠实的父亲对文化却有着相当高的自觉意识。作家所说的“家之脉”是文化之脉,传统文化里强调的耕读传家,当是如此。(吉祥)

本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来信推荐名家笔下有关家庭、家教、家风等内容的经典之作。
邮箱:qlwbkx@163.com

【百家之言】

文化“走出去”要学会尊重他人选择

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,而不是我们给人家安排什么,让他们吃,这使得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产生一些障碍。文化是多方面的,除了文学艺术,还包含生活方式等。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,价值观体系、传统和信仰等都不一样,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视角,不可能以偏概全。

——乐黛云(北京大学教授)

“非遗”创新要敢于冒风险

文化多样性源自人生活的多样性,全球经济一体化必将导致文化趋同化,这无可奈何。但从关门自赏到开门共赏,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,无可厚非。对于“非遗”,尽管威胁确实存在,但继承不是目的,创新和超越才是根本目的。要想创新,只有一条路:广泛学习,吸收本行当的精髓和别的艺术门类的元素,和当下结合,逐步扩充本行当的题材。创新得敢于冒风险,但也要源于生活、传承行当的传统。

——莫言(著名作家)

母语是中华文化之圆的半径

我常说,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,圆的半径就是母语。珍惜中国文化很好的方式,就是珍惜母语。母语存在一日,文化就不愁没有载体。两岸文化同源同种,共享一种母语。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,以自身的努力把中国文化的半径拉得再长一些。

——余光中(著名诗人)

应设置“国学”学科

我同意增设“国学”一级学科,但建议放在“哲学”门类下,因为经、子之学等更接近于哲学。不过,无论是放在历史学门类下,还是放在哲学或文学门类下,都有削足适履之嫌,显系权宜之计,将来应有一个独立的“国学”学科门类。

——郭齐勇(国学者)



《新论语》

悦读·核心篇之三

□钱宁

“仁”不是什么?

知道了“仁”是什么,还要知道“仁”不是什么。

【论语】子曰: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!”(学而3)
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讨好的言辞,装出的喜悦,哪里会有仁呵!”

巧言令色,不是出自内心的真情实感,缺乏“诚”,更没有“忠”,自然不是“仁”。此句两见于《论语》,说明孔子可能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。作为对比,孔子还这样说

过:

【论语】子曰:“刚、毅、木、讷,近仁。”(子路27)

【译文】孔子说:“刚强、坚毅、质朴、不夸夸其谈,就接近于仁了。”

木,是不会表演;讷,是不善言辞;这些品质近于“仁”,更反衬出“巧言令色”离“仁”有多远。

【论语】“克、伐、怨、欲,不行焉,可以为仁矣?”子曰:“可以为难

矣,仁则吾不知也。”(宪问1)

【译文】“好胜、自夸、怨恨、贪欲都没有的话,可以算是仁了吧?”孔子说:“可以说很难得了,至于是不是仁,我就知道了。”

这是弟子原宪问的问题。“克、伐、怨、欲”,都是人性中的弱点,克服了这些弱点,孔子不认为就达到了“仁”。仁,不仅要抑心中之恶,还需扬人性之善。仁,是更高的境界。